

春天书(组诗)

□马道子

初春帖

走进春天,还是避不开雨夹雪
避不开锋利的倒春寒,避不开冷暴力
一条河苏醒,一树樱花睁开眼
它们迎接远道而来的惊雷

在流江生态公园,榕树上的新绿
随着细细的雨缓缓走来,沾满雨水的野莱
一些叫得出名字,一些叫不出名字
写在春天的扉页:流水无意

还不能确定,小草走了多久
我无法找到借口
把你轻轻放在潮湿的眼里
接受更多的安慰,周围的草木
从现在开始,长成你希望的模样

春天是自由的,风吹薄尘世
也爱着万物,总在我的前面
诵读生活的经卷,已为人知的是隔世之美
不为人知的,在身后的等待

立春帖

立春了,风像信子
一路轻尘,一切仿佛躲猫猫
动物们和鸣,植物们需滴汁水
每个枝头的花蕾,膨大、炸裂
大地回声,世界香甜

唤醒记忆,那些即将空心的萝卜
难以抗拒的老年斑和挤压
褪色的花纹,已经靠不住
什么也不能逃过风的追捕
打翻我的墨水瓶,花朵的列车滚滚而来

似是而非的爱情,塞满信纸
藏住月亮星星的背影,在春天的花园
丢掉的像失效的磁石,不再回来
我在风中踩着钢丝,吟诵喜新厌旧的绝句

在江边

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难得的阳光
唤醒了人间的浅休眠
微寒痊愈。真的温暖
樱花开,樱花落
男女老少匆匆走过
涌向渠江沙滩的辽阔

孩子手中的风筝,牵着一滩的目光
他们尖叫、呼喊
他们奔跑,一直不停地奔跑
时间就这样被他们牵引,我很惊奇
他们的耐力像河水流动般持久
他们来回踩踏的沙坝不经意地泛绿

那打动我的,凌乱的脚步
腐败的杂草,抑或星星点点的鸟粪
从幼年开始浮现,被阳光全部清洗
我迷醉,他们投入的每一个动作
有酣畅的汗水和无尽的快乐
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生命

上工记

风穿过人烟密集的北大街,三面是高楼
一无遮挡,行走的人
抱着日常之心,沉睡的人静默

脚步声微弱,掌握着命运的另一条道路
用匆忙变换着身份
你不是代替颜色、我们、它们
一颗心脏胜过于弱小
发出的声音只能仔细静听

你的背影消失,越发小了
像方向盘,在小城指引下
轴承不生锈,旋转于四面八方

黎明前的灯光,被快节奏生活推迟开关
草木之心萌发,你走进工业园区
“春天最先冒出头的,是刺花”

河流献出彩绸,大地生长万物
你仰望蓝天,看着羞怯的云朵
“所有的事物,都有与众不同的美”

立春

现在,我已年过半百
有了生活的发言权
时不时地告诫女儿
不要在时间中任性
不要在工作中抬杠
要与平凡之人和睦相处
要敬畏自然之神
我觉得自己是成熟的父亲

但我还是跟随了季节的河流
无法改变岁月的走向
顺从于灯火
和无能为力母亲的疼痛不眠
我还是她的眼中的孩子
不敢道破尘世的隐喻
菩萨、常人的愿景,以及今天立春
一只鸟从光秃秃的树枝飞射向天空

在杯子坪过年

□庞雨

腊月三十,杯子坪突然安静下来。大梁端庄地矗立在杯子坪后面,不再流淌一丁点风下来。风止树静,房舍俨然,天光明亮,杯子坪若在画里。老鹰窝的老鹰,也不起飞盘旋。静静呆在窝里,它们要干什么,难道在准备团年饭?

老院子平时喜欢呼朋聚友的大娃细崽,兴奋不已却又异常安静地呆在家里。女孩,挽起袖子,跟在母亲身边,帮着理菜递物,打下手。男孩,围在柴灶边、菜板旁,看母亲煮饭、切菜,看姐姐帮厨。

炊烟溢出房瓦,屋顶包裹着一层朦胧的纱,迷离的雾。天才蒙蒙亮,母亲就升起柴火。半边猪脑壳、一只大猪蹄、三四根猪肋肢排骨、几截香肠,从房梁上取下来,柴火烧过,木桶里泡过,菜刀刮过,丝瓜瓢搓过,干干净净的,皮色金黄,厚膘玉白,瘦肉深红,透出浓浓的腊香、咸香,一派富贵吉祥,看着都喜欢。

肯定要杀鸡。杀鸡是父亲的活。家里最大的公鸡,昨晚就被抓住,绑起来了。大瓷碗里半碗水,放了盐。我抓住鸡脚,父亲将鸡脖子拉仰起来,揪掉鸡颈项的绒毛,锋利的菜刀轻轻一划,血注入瓷碗。鸡挣扎几下,不再动了。人的口舌爽快,多由动物的死亡换来,这是大自然的天道,也是人世间的律法。鸡,逃不了,也不会逃。妹妹刚才还闭着眼,躲避杀鸡的血腥场面,现在却跑过来,扯鸡翅膀下好看的鸡毛。过年后,母亲会给她做一只毽子。妹妹经常在院坝里踢毽子,毽子翻飞,鸡毛飘摇,仿佛一只复活了的鸡,正跳跃着,灵动着。

宰猪蹄,也是父亲的活。木砧高高圆圆的,厚有尺许。父亲举起锋利的木工斧头,一斧,长长的猪蹄断为两截,一斧,圆圈的猪蹄被剖为两半,一斧接着一斧,坚硬的猪蹄被砍成小块,跳下木砧。哥哥端着瓷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我和弟弟跟在哥哥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捡掉在地上的猪蹄。骨外是肉,内外在皮。厚厚的

皮,淡黄里有一抹浅金,艳艳的,耀眼,煮后肯定糯糯的,好吃。

中午愈近,炊烟愈浓。肉香特别是腊猪油煮的鸡内香,菜香特别是油炸食品的菜香,白米饭香,还有红苕酒或芭谷酒或高粱酒的酒香,从门窗、墙缝、瓦隙溢出来,弥漫四野。耳山梁那一大片茂密的松林,好奇地偏着树梢,朝老院子嗅。大梁被诱惑得再也无法端庄,向杯子坪倾过身来,耸动鼻翼,贪婪吸气。一碗炖鸡肉,一碗海带或干豇豆或洋芋果炖猪蹄,一盘面辣子或榨菜或干洋芋片炒腊肉,一盘炊豆蒸圆尾肉,一碟香肠拼猪耳,一碟尾巴根拼排骨,是必备菜。还有豌豆尖煮毛豆腐或豆腐或酥肉,凉拌油菜苔或凉拌折耳根或凉拌辣辣菜,油炸花生米,油炸虾片,怪味胡豆,现炒的小白菜,米汤酸菜,腌制的大头菜、霉豆腐、水豆,酸咸菜等等,把八仙桌堆码得满满的。

是的,杯子坪不吃年夜饭。

是的,杯子坪在大年三十中午,吃团年饭。奶奶坐在上席。旁边摆着一副碗筷,碗里有一只鸡腿,两片蒸圆尾肉,一勺水豆,几颗酸咸菜。奶奶说:这是你们爷爷最喜欢吃的。一家团圆,三代同堂,岂能少了爷爷?父亲、母亲坐在上首左右,陪奶奶。我们四兄弟姊妹,坐在其余的位置,毫不客气地大吃,吃到肚皮滚圆滚圆,饭菜已经撑到了喉咙,还舍不得放下筷子。

腊月三十这顿丰盛的午饭,表面上,是时光对劳作一年的人的奖赏。没有时光照拂下的风调雨顺,桌面不可能丰盛如斯。骨子里,其实是积累了一年的人对自己的慰藉。慰藉辛勤的劳作,慰藉平时的节俭,慰藉孩子的企盼,慰藉早逝的祖先。丰盛的,不仅是桌面上的菜品,更有一家人享受岁月、享受生活的快乐。

团年饭,也是团圆饭。一家大小,坐在八仙桌上,享用丰盛的午餐。父亲、母亲端起酒杯,带领我们给奶奶敬酒。我们齐声祝福:祝奶奶

健康,祝奶奶长寿,然后喝一口杯里的红糖开水。奶奶浅浅地抿一口酒,开心地笑,咧开的嘴里,牙齿差不多全掉了。笑着,笑着,奶奶混浊的眼里亮晶晶地闪起光来。奶奶润湿眼眶的泪影里,仿佛有一个清晰的身影,那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爷爷。我们并不悲伤,我们反而很高兴,因为,在腊月三十的团年饭上,我们看到了一袭长衫,儒雅清癯,微笑着看着我们的爷爷。爷爷来和我们一起团年了。

过年,不只是一个独立的兴奋的点,而是一个连续的温馨的过程。

过年,不只是吃团年饭,还有洗脱膝包,还有拜年。

腊月三十晚,柴火烧得旺旺的,屋里暖暖的。柴火边,一只大木脚盆里,热水冒着热气,我们几兄弟姊妹,一起在盆里洗脱膝包。奶奶说:脱膝包洗干净,来年有好运。我们问:什么好运?奶奶笑。母亲补充道:去亲戚家,能吃上肉。我们脱掉棉裤,高高地挽起裤脚,拼命地搓黢黑的膝盖头。一盆清亮的水,渐渐混浊,渐渐昏黑;我们的膝盖头,渐渐变红,渐渐变白。父亲检查完,命令我和哥哥抬起大脚盆,去倒洗脚水,边命令边戏谑:倒到操场边去,你们这盆洗脚水,可以肥一丘田。夜风拂过,院坝边的冬水田在月光下漾起微波,仿佛无声的笑,正笑着要接纳“可以肥一丘田”的肥水。

膝盖,在家乡的方言里叫作脱膝包,读作:kéxībāo。腊月三十洗干净脱膝包、来年就能交好运的说法,或许是借脱膝包脱膝的谐音,取其客气的吉意。只是,在杯子坪,每年腊月三十,我们把脱膝包差点搓破皮,洗得再干净不过,但来年去亲戚家,依然难吃到肉。因为,这些亲戚与我们家一样,平时哪有荤腥招待客人?穷窘的岁月,虽然常使祈愿落为一纸空文,但是并不影响在来年的腊月三十,我们又一洗再洗,把脱膝包洗得干干净净。



岁除念归处

□廖天元

不过一眼儿心,却没有恼羞成怒。这个除夕,竟然不知道该回哪里。回,这个动作,简单,但却包含这样几种要素:一是工具,比如必备的车辆;二是理由,工作繁忙,不能想跑就跑;三是要有回的地方。前两个都没问题,最后一个让人焦虑——2024的秋天,老屋被拆。而新房,还没有建起来。

父亲给我打来电话时,儿子拿起放在餐桌上的手机接了起来。这个一向少年老成的孩子,拿起手机,开了免提,喊了一声爷爷,随后嬉皮笑脸地提高了腔调:“老爸不想回来!”父亲“哦”了一声——语气很意外,半天没接上话。我赶紧在旁边帮腔:“莫听这小子乱说,我们九点出发。”

盯了一眼儿子,却没有恼羞成怒。我的表情和动作出卖了内心,被这家伙瞅个正着。但说“不想回”也有点过。其实一大早就起床,街头的路灯还昏黄地亮着,远处的天空略见泛白的光,有不怕冷的鸟儿,不晓得躲在哪根枝头在叫。我拉开冰箱,拿出昨夜购回的生食和熟食,装了大半个口袋。

等到儿子起来,我也不没搭好话。这样的磨蹭被儿子解读成“不情愿”。曾经,他一磨蹭,我就指责他在“无声地反抗,变形地愤怒”,想不到他“怀恨在心”,多年过去,关键时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过心也确实有些乱。这个除夕,竟然不知道该回哪里。回,这个动作,简单,但却包含这样几种要素:一是工具,比如必备的车辆;二是理由,工作繁忙,不能想跑就跑;三是要有回的地方。前两个都没问题,最后一个让人焦虑——2024的秋天,老屋被拆。而新房,还没有建起来。

我的第一建议,是请父母到城里来。城里的房间不大,但也足够两个老人居住。没承想,父亲第一时间就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

是晕车。

父亲说:“要不就在我表哥的房里过年?”父亲的语气看似商量,其实是决定。父亲说的是表哥房子,没有说家,这也让人无从辩驳。自从老屋被拆,他们就租用表哥留下来的空屋。那房子离曾经的老屋不到一公里,抬头可见高速公路日益长出的远方。我很不赞同父亲这个提议,总觉得心头不是滋味,虽然表哥在城里,但是我们一家人在他的房子里团年,想起来还是别扭、陌生、不适、尴尬。

只有在老屋,我才能找到除夕的快乐和过年的意义。老屋的一砖一瓦,一树一木,记载着童年的欢笑,少年的努力,工作离家后,老屋更承载着过年团聚的欢愉。无论早晚,我都会回老屋过年,在除夕夜辞旧迎新,陪爸妈看春晚、话家常、包水饺。然后十二点一到,去院子里点燃烟花和鞭炮,一个年热热闹闹,一个家温馨温馨,历经的场景虽然普通寻常,内心却无比踏实和安宁!

这样讲,似乎有些矫情,活在守旧的观念里不能自拔,可能人到中年,实在是对往昔充满深情的回忆。那个老屋倒下的当天,我专程请假回去。我害怕那么一个时刻的到来,但依然想见证那么一个时刻,知道这是一个虐心的过程,但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看挖掘机伸向老屋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紧起来,不由自主拽着旁边的父亲。待到第一次圆墙倒下时的时候,在腾起的灰尘中,我双手捂着眼,蹲

福到了 唐朝祥 摄于通川区青宁镇